

17K.COM



易学界的千年诅咒之谜 天机不可泄露的背后真相

中国易学小说第一书

竹林探月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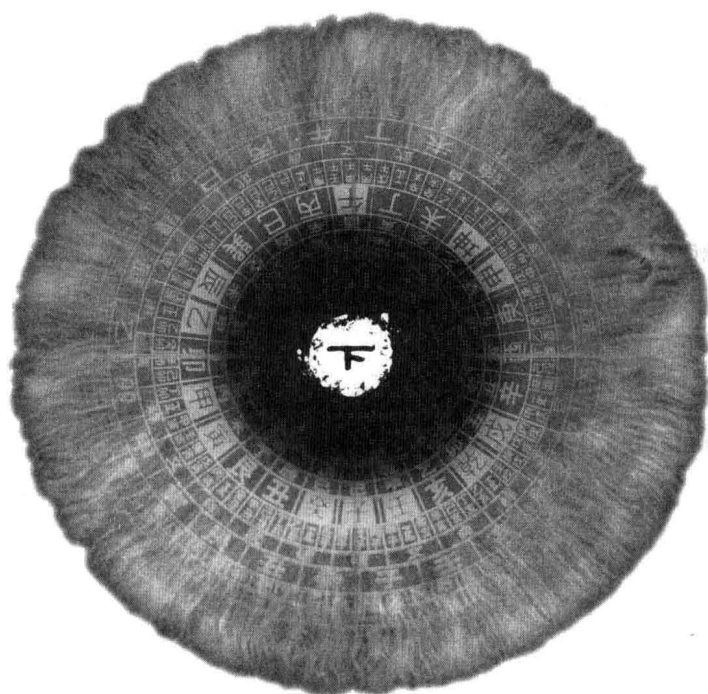
BU WANG
ZHI
WANG

王之王

下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中国易学小说第一书

竹林探月 著

BU WANG
ZHI
WANG

王之王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卜王之王·下/竹林探月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7-5086-1117-4

I. 卜… II. 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4916 号

卜王之王·下

BU WANG ZHI WANG · XIA

著 者: 竹林探月

策 划 者: 中信出版社策划中心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朝阳区和平里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100013)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6-1117-4/I · 66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E-mail: sales@citicpub.com

服务传真: 010-8426-4377

author@citicpub.com

序

易海茫茫是非多，亦正亦邪理清浊。

船头钓出阴阳鱼，三界原是五行说。

易，源于伏羲大帝；卦，源于周朝时期；仰观天以成象，俯视地以成法；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因此而演绎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荒，八八六十四卦，包罗三界万事万物在其中。后汉大学者郑玄在他的著作《易赞》中将周易高度地发挥，他说：“就易而言，有简易、变易、不易这三种含义”。而明朝国师刘伯温在他所著的《卜筮正宗》里又进一步发挥，他在《黄金策》的第一句说：“动静阴反复迁变”。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周易是一部研究推演事物发展变化的多样化的“方程式”。

易，有数理象三种定义；数定于天，理法于地，象成于人。故有一乾二兑三离四震五巽六坎七艮八坤之卦数，一白水星二黑土星三碧木星四绿木星五黄土星六白金星七赤金星八白土星九紫火星之宫数；故有阴阳分明四季寒暑之通理，五行生克制化兴替循环之变理；故有天法地——地法人——人法自然之物象，从而达到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慈孝忠廉律之体象。

易，是以有形之物事进行有价值的判断而论定，或是以抽象之事物进行有价值的判断而论定。也就是说：是以探求价值判断为前提，是以获取判断价值为宗旨，将价值取向放在中心位置而定论。

儒家学易：以智为根，学而优则士，礼德法为先。只要守正，按照客观规律去做，该强健的时候强健，该顺从的时候顺从。阴阳媾合，刚柔相济，无往不利。即使自己的才能没有被发现或未被重视，就像一篇好的文章一样，早晚 would 会发光发亮，隐藏不住的。不要看重自己，要目光远大看重整体，体恤下情顺从上意，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伟人圣人，也只有这样才是习易为人的处世之道啊！作为一个领导者，要慈祥于面刚健于内，不怒自威，识才善用；运筹帷幄，网织天下；德情并施，矫正律己才符合易经理象啊。

道家研易：修身养性，炼丹补气；演绎道法，解惑释疑；以德为本，以柔克刚；知己知彼，出奇制胜。身强体壮是基础，世事练达即本领。袖里乾坤知

时节，兴替进退一掌中。

佛家习易：修心养性，惟空惟悟，广施善解，种因得果。三界轮回，无生无灭；立地成佛，性静心明。润泽甘露，普渡众生；民安国泰，顺天之情。

圣贤赞易：五行八卦十二支，三才六府少人识；风水玄学皆定数，四七星宿笑君痴。颠来倒去说神奇，神奇平常各有理；袖里乾坤真妙诀，几人解得其中意。时来易觅金千两，运去难赊酒一壶；穷士获金千两，寒儒连中高魁。洞房花烛喜难挨，久别亲人重会。困虎助添双翅，蛰龙角奋春雷。农夫苦旱遇淋漓，暮景得生骐驎。

由此而知，易本易，易非易。既简单明了，又繁复博杂。《卜王之王》就是用通俗易懂的人物故事，从人生情感方面解释了“易”的黑白真伪，也从另一个角度批判了借“易”蒙骗的伎俩。“天机不可泄露”，本为蒙骗者之托词，故弄玄虚，掩饰其无知。易非易，是后人复杂化，派生出各种玄奥奇说。易本易，是告诉人们：天机就是自然的规律，也就是事物兴衰变换的内在规律反应在事物表象上。只是预知与未知与不知的不同而已。

易经是五经之首，是集众多学科于一体的哲学，是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继承发扬是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职责。

戊子年乙卯月于北京尚都国际

王思翰

自序

我从小爱好驳杂，尤其喜好文字和中国古文化，包括易学，但想把文字和易学融会在一起却只是八个月前的事。去年七月中旬我着手写这本书，想写这样一个当代小说界很少涉及的题材，写作的难度可想而知。我心无旁骛，呕心沥血，直到去年年底，这本书才算正式结稿。

这本小说并非完全写实。就像武侠小说中写武功一样，我对易学做了一些夸张的处理，包括与本书主线有关的理论，多是根据民间说法和灵异新闻得来的，但自有其逻辑上的合理性，读者看了自然明白。

我希望大家都能了解易学，都能去学一点我们的民族文化。由于易学的神秘性，长期以来它都被人们妖魔化了。其实命理也是一种规律，它跟牛鬼蛇神没什么关系，而命理学者也不是什么所谓的“神棍”。民间常有些算命先生假托神灵，那他可能是为了增加可信度而撒谎，也可能是对命理理解偏差，当然，您一定要提防，他或许就是什么都不懂的骗子。

这不是一个满天神佛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允许我们客观面对一些文化，澄清一些错误的文化观念。我一直觉得，当西方占星术中的星座知识成为时尚，我们的传统易学却依然被误解被疏远，这是很不正常的。引导人们去认识一个真实的易学，这是我的写作初衷。

讲到这里，我必须提醒大家，不要被本书写到的“诅咒”吓倒。学易不会引发任何灾祸，我只是在小说里尝试为“天机不可泄漏”寻找一种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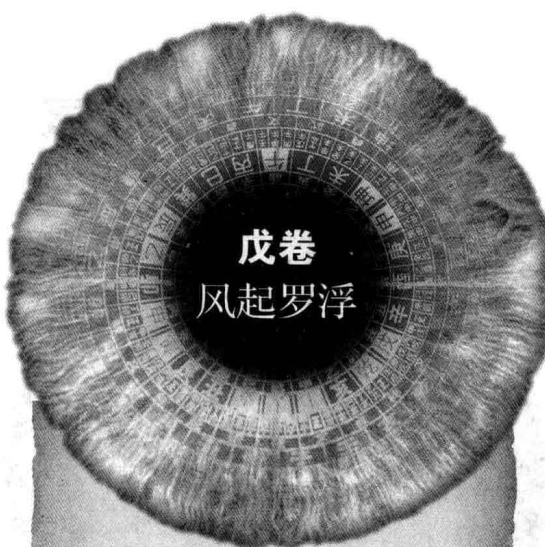
除了易学，爱情在小说中占了相当的份量。在这里我给大家讲述了一个有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一个能够带给您新鲜感的故事，因为它既现代而时尚，又纯净而古典。

零零碎碎说了这么多，最后感谢本书编辑，尤其感谢推荐我的小说并为之作序的王思翰教授，当然，最想感谢的还是所有的读者。正文远比序言精彩，祝你们阅读愉快。

竹林探月，2008年2月于北京



Contents 目录



戊卷 风起罗浮

- 第一章 从地狱归来 / 002
- 第二章 苛刻的制度 / 009
- 第三章 末等席的高手 / 021
- 第四章 强盗的逻辑 / 030
- 第五章 灵觉苏醒 / 035
- 第六章 实力的证明 / 041
- 第七章 卜王让位 / 049
- 第八章 一鸣惊人 / 055



己卷 雪月烟云

- 第一章 神秘的玫瑰 / 070
- 第二章 深山隐者 / 076
- 第三章 心有灵犀 / 082
- 第四章 飞花弄情 / 087
- 第五章 玫瑰红 / 093
- 第六章 爱情密码 / 098
- 第七章 亲密接触 / 107
- 第八章 化气重生 / 115
- 第九章 黑暗门庭 / 121
- 第十章 心伤碧凝 / 126
- 第十一章 雪舞翩跹 / 132

庚卷
逝水流光

- 第一章 非爱 / 138
- 第二章 迷城 / 144
- 第三章 决断 / 149
- 第四章 逆天 / 155
- 第五章 天书 / 161
- 第六章 孽缘 / 166
- 第七章 死神 / 172
- 第八章 缰索 / 178
- 第九章 恶槐 / 183
- 第十章 伤痕 / 188

辛卷
风露传说

- 第一章 身世 / 194
- 第二章 迷离 / 199
- 第三章 情结 / 204
- 第四章 宗师 / 209
- 第五章 白衣 / 215
- 第六章 歌谣 / 220
- 第七章 婚约 / 230
- 第八章 谜题 / 236
- 第九章 婚变 / 241

壬卷
生死谜题

- 第一章 往事迷离 / 250
- 第二章 别人的故事 / 258
- 第三章 自己的故事 / 266
- 第四章 首玄山 / 272
- 第五章 卦之心 / 280
- 第六章 五灵祭 / 288

戊卷
风起罗浮



第一章 从地狱归来

徐沫影脚下踩着湿软的烂泥，仰起脸关心地问道：“怎么了远烟？碰到什么东西了吗？”

“哈哈，大家欢呼吧！”黑暗中，卓远烟爽朗的笑声传下来，“我摸到两根很粗的树藤，好像是从上面放下来的，这下我们很快就能出去了！”

“树藤？”徐沫影一听，立刻想起了不辞而别的碧凝。树藤能从上面垂下来，一定是有人特意救他们出去，而知道他们寻找李淳风墓并能够使用树藤救人的，也只有碧凝一个人了。难道是碧凝在上面？

“是啊，树藤！”卓远烟笑道，“不信你可以摸一下，在下面也能摸到，还带着新鲜的叶子呢！”

“会不会是碧凝？”蓝灵轻轻地向徐沫影问道。她也猜到了那个“花仙子”似的女孩。

“不管是谁，总之是有人发现我们进来了。”徐沫影低声对蓝灵和柳微云说完，又仰起头，抬高了声音对上面说道，“远烟你尽快爬上去看看，没问题的话就多晃几下树藤，一定要小心谨慎，尽量别被人发现了！”

“OK！包在我身上。”

抓住树藤，就牢牢抓住了希望。卓远烟虽然又饿又乏，但一想到马上就能出去，浑身又充满了干劲儿。她攀住两根树藤飞身而上，很快就攀到了树洞的尽头。她稍作喘息，在狭窄的通道中仰起脸向上望了一眼，久违的点点星光照进了眼睛。曾经有几次以为会葬身在墓穴里，现在终于要出去了，她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咬了咬牙，两手用力，几步之后就蹿出树洞，坐在了树杈上。

周围是深沉的夜。雨已经停了，星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撒在她清纯而坚毅的脸上。她贪婪地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享受着从地狱回到人间的幸福感觉。倘若不是害怕被人察觉，她一定会快乐地大喊几声。

树上没有别人。她借着星光能看到，树藤是缠绕在树杈上面的，绝对是有人有意为之。她向四周看了看，低低地呼唤了两声：“碧凝！碧凝——”等了

等，没有应答。她拉动树藤，猛烈地摇晃了十几下，这才倚在树杈上，一面休息一面等待着徐沫影三人爬上来。

没多久，徐沫影也从下面攀了上来。二十多米的攀缘让他疲倦的身体有些吃不消，更不用提下面的两个女孩了。他们只能再采用上树时的办法，合力把两个美女从下面拉上来。

近一个小时的忙碌之后，四个人终于都坐在了树杈上。从地狱转了一遭，他们又回到了这个世界。

星光璀璨，空气清新。夜风阵阵从林中吹过，枝叶颤动发出哗啦啦的响声。这世界如此美丽而亲切。

徐沫影擦了一把额上的汗水，看了众人一眼，轻轻说道：“我们这次欠碧凝一个人情，不，不是人情，是四条命。这树洞窄得刚能容身，滑得能让壁虎跌跤，硬得跟石头一样，光凭手爪子想爬上来可不容易。要不是这树藤，我们的命运真的很难说啊！”

“就是！”卓远烟连连点头说道，“亏你们几个还怀疑人家有问题，我看就是疑心病犯了。”

“也许是吧！”蓝灵瞟了柳微云一眼。

柳微云背对着三人，低头望着树下，不发一语。她手里捧着那只倦极的火灵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碧凝的事情先不提了，以后回北京有机会再去当面道谢。”徐沫影说道，“咱们先商量一下去罗浮山参加万易节的事吧！你们几个，谁去谁不去，都说说！”

“万易节？”卓远烟好奇地问道，“那是什么节日？我没听说过。”

“呵呵，你不学易，没听说过是正常的。那就是一个易学界的群英大会，不过，”徐沫影说着，瞟了一眼蓝灵，“据说去参加大会的也不都是鹰，不少是阿猫阿狗。”

“那一定很热闹很好玩对不对？”

“我们也是第一次去，不知道到底什么样子。”蓝灵莞尔一笑，“会议嘛，都是蛮枯燥的，何况你又不学易学，听着一定没什么兴趣。”

蓝灵的意思很明显，她并不希望卓远烟一起去。自己喜欢的男人身边的女人，自然是越少越好，哪怕摆明了不构成威胁，至少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灯泡。

卓远烟不傻，自然听得出来，但她对这易学大会也确实没什么兴趣。游山玩水还可以，探险打架也不错，但是坐在那里听大师们念经似的讲述那一套她一无所知的东西，还真不如被老妈拉着到处相亲更有意思。因此她很是知情识趣地说道：“那一定无聊死了！算啦，我还是回北京吧，也好给某花心男和某痴情女一点发展感情的机会。”

蓝灵一见被人识破了心思，禁不住笑着说道：“花心男眼前倒是有一个，痴情女在哪儿呢？”

“装吧你就！”

徐沫影皱了皱眉，直接用大脑把两个人的对话过滤掉，转过头向柳微云问道：“微云，你怎么打算？跟我们一起去看罗浮山吧？”

柳微云摇了摇头，眼睛望着远处：“我不去了。我不喜欢人太多的地方，而且，朱朱受了伤，我要带它回去养伤。”

徐沫影愧疚地叹了一口气：“要不是朱朱，恐怕我们几个就真的回不来了。”

“它没事，就是能量耗尽了，休息几天就好。”柳微云淡淡地说道，“我们下去吧！”

“好，都下去吧！赶紧回宾馆弄点吃的，好好休息一下！”

卓远烟应了一声，把树藤的另一头丢到地上，然后用手抓住树藤，一纵身便向下滑去。在她背对徐沫影的那一刻，徐沫影恍惚从她背上看到一个系着灯笼穗的剑柄，不禁出声问道：“等等！你的剑这不是还在背上吗？”

顺着树藤滑落到地上，卓远烟伸手一摸背后，果然发现自己丢在黑暗中的那把剑竟还安然无恙地背在背后。她不禁轻轻地“咦”了一声，手腕一翻“刷”地抽出宝剑，横在眼前仔细地查看。稀疏的月光下，剑刃上银辉闪烁，全无一点血污，剑柄上挂着的灯笼穗在微风中摇晃，连丝线都没少一根。她突然觉得自己像在做梦一样，真怀疑这剑不是自己用来刺穿怪物胸膛的那一把。

诡异。

“这剑有问题。”见徐沫影从树上滑下来，卓远烟一本正经地对他说：“在墓室里找剑的时候我摸过后背，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只有空剑鞘。现在它却好好地插在剑鞘里，而且，你看，剑刃上的血迹都被擦拭掉了。”

徐沫影若有所思地看了看那把剑，又看了看她：“你不会认为这把剑长脚了吧？还是说它长了翅膀，飞上来插进鞘里？”

卓远烟摇了摇头：“我怀疑下面真的还有别人，他悄悄拿了剑，后来又悄悄还给了我。”

“不可能的。地上全是骷髅和石头，在黑暗中走路一定会有响动，不可能有人瞒得过我们这么多只耳朵。除非他能夜视。”徐沫影想了想，又说道，“如果真有人，那就算我们再下去也没可能揪他出来。”

这时候，蓝灵抱着树藤从上面滑下来，听到两人说话，插嘴问道：“会不会是那只怪物的问题？”

一句话点醒了徐沫影。他闭上眼睛想了想，冷不丁地睁眼问道：“苗苗呢？”

“它在我怀里，睡着了。”蓝灵笑着说道，“这小东西今天可乖了。”

“呵，”徐沫影笑了笑，“估计它是玩累了。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之前我

们一直找不到它，后来它却跟那个怪物一起突然出现在洞里？”

蓝灵和卓远烟对望了一眼，各自摇了摇头。

徐沫影抬起头打量了一下眼前这株粗大的千年银杏树，缓缓说道：“这银杏树能保存下来，李淳风墓这么久都没能被发现，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地下的李淳风墓正好是一个‘泰’卦，而这棵树正好扎根在泰卦的第一爻，一爻属水，水生木，才使它枝繁叶茂，历经千年而不老。另一个原因就是小怪物的守护。盗墓的人莫名其妙地死在树下可能跟它有关。李淳风也在幻影中说，他用驭魂法造了一个小怪物守在外面。你们应该还记得吧？”

“他倒是说过，但那小东西怎么可能活一千多年呢？”

“乌龟还能活个几千年呢，化气化出来的活物，谁也说寿命是多少。”徐沫影说道，“我看远烟杀死的这个小怪物就是李淳风的杰作，可惜没把它带上来看看是什么样子。苗苗这鬼东西，之前没能在墓中发现，肯定是跟它混在一起。”

“有道理！”卓远烟一面想一面点头，“十有八九就是这样。不过我搞不懂，你们说了半天，这跟我的剑有关系吗？”

柳微云早就从树上下来，站在一旁静静地听三个人说话，这时候她微微动了一下嘴唇，仿佛想说点什么，却没有说出来。她轻抚着火灵鸟的羽毛，缓缓地转过身去，面向蜿蜒出林的山路。

今夜林中月下的青山，恰似她的背影，安静而美好。

“唉，”徐沫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李淳风只修了半个坟墓，很多话都没来得及说出来就死了，留给我们一堆大大小小的问号，只能慢慢再弄明白了。”

说着，他侧头看了一眼蓝灵。他知道她一定在幻象眼中读到了什么，只是不想说给大家听。他抿了抿破裂的嘴唇，转过身摆了摆手：“走吧，下山去！至于远烟的剑，你今后注意点，有什么异常就跟我说说。”

四个人下了山，先是在宾馆里大睡了一场，到了第二天晌午，徐沫影才腰酸背痛地从床上爬起来。他出了房门，先到各屋门外转了一遭，发现三个女孩都还在休息，便一个人走出了宾馆，坐在宾馆门前的石阶上摊开手掌看着手指头发呆。

每个进出宾馆的客人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他，就像看一个只会数五个手指头的傻子。

半小时后，他终于算出了柯少雪的电话号码，“噌”地站起身，飞步冲进了电话亭。

电话拨了一半之后，他却又停下来。他突然在想，在那个电视选秀节目里，柯少雪虽然唱了那支曲子，但并没有说过喜欢他。是的，她一个字都没说过。那么，他打电话过去，应该怎么说？

他在心里仔细衡量了一下，心怦怦直跳，拿着听筒的手竟然在微微颤抖。最后，他还是“啪”的一声把电话放下了。

他实在摸不准他跟柯少雪之间的感情，更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些什么。这电话，不打也罢。

他闷闷不乐地往宾馆大门走，在经过报刊亭的时候不经意向亭子瞥了一眼。这不经意的一瞥，却让他在报纸的大标题上模模糊糊地看到了那个令他心动的名字。走过报刊亭，他停下脚步呆了一呆，又转身走回去。

捧起那张报纸，头版头条一个醒目的红色标题赫然映入眼帘：“惊爆：夺冠热门柯少雪有意退出青歌决赛”。

他心里一惊，紧皱着眉头迫不及待地读下去：

“传统的东方女性美、传奇般的身世、令人惊艳的原创歌曲、扎实的歌舞功底，使北京女孩柯少雪在今年的青歌大赛中脱颖而出，成为夺冠的大热门，然而就在她轻松杀入决赛、网络人气急速飙升的时候，却有传言称她有意退出决赛。今天，本报记者就此类传言对柯少雪进行了电话采访，得到了她的亲口证实。她说，她无意进入娱乐圈，参加青歌赛只是为了唱那首原创歌曲，现在那首歌已经唱红了，她的目的也已经达到，退出决赛是当然之举……”

徐沫影读到这儿便再也读不下去，他一把将报纸掷在地上，再次向电话亭飞奔而去。

拿起听筒，迅速地拨完号码，一个纤细而甜美的声音终于从电话那头传来，就像风中摇曳的栀子花：“喂，您好！”

“柯小姐吗？我是徐沫影。”

电话里沉默了。沉默中，徐沫影似乎听到了对方微弱的呼吸声。片刻之后，柯少雪再次开口，声音里有惊讶，也有掩饰不住的喜悦：“我打过你手机，但你一直关机，QQ你也不上线。我还以为，再也联系不上你了！”

拨号的时候，徐沫影的心平静如水，但是现在，听到柯少雪的话，心里就禁不住起了一层层波澜。他尽可能沉稳地说道：“是这样，前几天手机被偷了，暂时还没买新的。你急着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

“其实，也没什么事，就是想告诉你，你给的歌词我已经谱了曲子。”

徐沫影一笑：“我已经听过了。”

柯少雪似乎又是一愣：“你听过了？”

“我刚好看到了你的比赛，不仅听了歌，还看了你的舞。”

柯少雪声音转低，并添了几分羞涩：“那，那我说的这些话，你也听到了？”

“听到了！”徐沫影心想，那些话难道不是说给自己听的吗？

电话的另一头再次沉默。在这漫长的沉默中，徐沫影甚至能想象到柯少雪满面羞红手足无措的样子，他刚刚压抑下去的情愫禁不住暗潮汹涌。

“我不知道你参加了几场比赛，我只看了其中一场。刚刚从报纸上我得知你进入决赛的消息，因此打电话给你，祝贺你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并劝你千万不要有退出的打算。争取到今天的成绩不容易，娱乐圈虽然复杂，但只要你低调处事洁身自好就不会有事。你有出色的外形和才艺，很适合在这方面发展，为什么现在就要退却呢？哪怕拿了冠军后看情势不妙再引退也好。”

徐沫影知道，不停地说话，是隐藏自己情绪的好方法，因此他也不等对方回答，一口气说了这么多。

听完他的话，柯少雪突然轻轻问道：“你打电话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些？没有别的事吗？”

“没有。不，还有，”徐沫影想了想，答道，“我想告诉你，听到你在比赛中说的那些话，我非常感动！”

“那是我一直想对你说的话。”羞怯怯的声音。

徐沫影不是傻子，几句话之后，柯少雪对他的感情便了然于心。他比谁都明白自己这时候应该说点什么，但他却犹豫着说不出口。他胸口像燃烧着一团火，心怦怦直跳。他左手拿着听筒，右手轻轻地抚着前胸。柯少雪娇娇怯怯美艳绝伦的样子在眼前闪动，耳边，歌声婉转，琴韵悠扬。

虽然有些字眼已经习惯于被人滥用，但徐沫影固执地认为，它不能轻易说出口。一旦出口，你就必须为它负责到底。在想到这个字眼的时候，他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苏浅月，想到了蓝灵，甚至，说不清道不明的，脑海中闪过柳微云和碧凝的影子。

当这个字出口，就意味着将不得不向一些人事挥手告别。倒不是他舍不得，而是心中惴惴不安，觉得有些事情无法交代。

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怜取眼前人。浅月已死，眷念虽深，却无奈人鬼殊途，这份感情叫做绝望；他喜欢蓝灵，却谈不上爱，蓝灵无法给他柯少雪所能给予的心跳和感动，但她痴恋自己从不退缩，取舍之间，十分为难，这份感情叫做矛盾；至于柳微云，她是雪峰上的仙子，站在他仰望的高度，成就一个素洁的传说，或许也有一点朦胧的爱意，但这份感情叫做模糊；至于卓远烟，根本无须考虑，她那男孩子一样的性格使弄假成真的概率几乎为零，这份感情叫做游戏。

雪，月，烟，云。

或许，能真正令他心动的，都是薄命的红颜，多情的才女。

感情的天平经过上上下下一番摇晃之后，终于向某个方向彻底地倾斜下去。

“听我一句劝，别放弃比赛，好不好？”徐沫影温柔地说道，“等你进了娱乐圈，如果你不嫌我写得糟糕，我会一直写歌词给你。”

剧烈的心跳使他的话变得微弱而低沉，他顿了顿说道：“如果你害怕孤单，

我也会，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

虽然没有那个极具感情色彩的字眼，但徐沫影已经明白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倘若女孩有意，凭她细腻的心思怎会有听不出来的道理？

电话那头的沉默令他窒息。握紧听筒的手有些打战，他等着对方的回答，觉得时间慢得几乎停滞不前。漫长近乎残酷的等待，让他几乎有了收回表白的冲动。但是，言出如山，覆水难收。

他几乎忘记了，沉默，也意味着对方惊喜难以形容的心情，以至于话到嘴边，却什么都说不出口。

有些话，他犹豫了很久，而那些话，她期待了很久，而期待的时间比他犹豫的时间更漫长。

“我很高兴，”声音清甜依旧，却微微颤抖，像细雨打湿的玫瑰花，“但我，我想静一静！”

没等徐沫影回答，柯少雪“啪”地挂掉了电话。

这个回答，并不算差。徐沫影长舒了一口气，挂上听筒，后背倚靠在电话亭边，仰头，闭眼。他想，柯少雪也一定站在家里发呆吧！

天晴气爽，七月的阳光突然变得柔和温存不再刺眼，像恋人的手指轻轻抚触他黝黑的脸庞。徐沫影嘴角露出一丝笑意，天真得像个孩子。

黄昏时分，蓝灵和徐沫影登上了飞往广东惠州的客机，而柳微云和卓远烟，则做伴飞回了北京。临行前，卓远烟拍了拍徐沫影的前胸，笑道：“沫影你别再犹豫了，这次从罗浮山回来以后，就赶紧把灵儿娶回家吧！美女红颜易逝，可要抓紧时间哦！不然你磨蹭得起，人家可等不起！”

徐沫影掩饰住自己的尴尬，微微笑道：“你还是先为自己担心吧，我要是娶了别人，还怎么做你的挡箭牌？”

蓝灵看了他一眼，嗔怪似的说道：“恐怕谁为谁挡箭，还说不清楚呢！”